

教绝活

□高文通



拉大锯拉了三个月以后,师傅教徒弟用小锯把大木板锯成方木条,截成木段;用刨子把方木条或木段刨平刨光;在方木条或木段上用凿凿卯眼,这是做木工活的基本功,要学练三个月。

之后,由易到难,由简到繁,一样样的教打做家具。先教的一样是最好做的小方凳。从大木板上锯下一块厚二寸,宽七寸,长一尺二寸的长方形木板,用刨子刨平刨光,在平面四个角处,每角用凿凿一个卯眼。从木板上锯下二寸见方。一尺二寸长的四根凳腿,刨平刨光,在每根腿的中间和下端各凿一卯眼,腿的长端各锯出卯榫,再从大木板上锯出两根一寸见方七寸长的榪(cheng)和两根一寸见方一尺二寸长的榪,刨平刨光,每根榪的两端各锯出卯榫。最后组成小方凳。用同样的锯、刨、凿的方法教打椅子、桌子、碗橱、衣橱、板箱,这六样家具打下来,就要半年时间。李毅心灵手巧,一学就会,虽然学会了,你还是个徒弟,师傅让你干什么活,就得干什么活。

为紧跟手工业机械化发展的步伐,赵木匠家购买了一台电锯,一台电刨,两把电钻。李毅上高中时学过物理,懂得电的原理和用途。经过实验摸索,摸索出了使用电锯、电刨、电钻的方法。赵木匠不会用。李毅让师傅帮忙把不用绷墨线,不用截短的长圆木架到电锯台上,将圆木顶端边沿一寸处对准电锯片锯齿,拧开电开关,李毅双手掐着圆木头用全身力气向转动的电锯片上推,推过锯片让师傅抓住圆木头向前拽,拽到头,关掉电开关,取下拉下的板皮,李毅过去在圆木头上量出离新拉平面二寸处对准电锯片,拧开开关,让师傅向转动的锯片上推圆木,推过锯片,李毅抓着圆木拽,拽到头,就拉下一块二寸厚的长木板,师徒俩再拉第二块,第三块,直至把圆木都拉成木板。

拉了两根圆木,师傅学会了跟徒弟一起拉电锯了。往下李毅让师傅看着他用电锯锯长方木条,截短板,用电刨刨平面,用电钻钻卯眼。他用电锯在二寸厚的

长板上锯下一块宽七寸,长一尺二寸的长方形板块,用电刨刨平刨光,用电钻在四个角处各钻一个卯眼。再用电锯锯一寸见方一尺二寸长的四根凳腿,用电刨刨平刨光,用电钻在每个凳腿的中间和下端各钻一卯眼,再用电锯锯出半寸见方六寸长的两根榪和半寸见方一尺长的两根榪,并在每根的两端各锯出卯榫,用电刨刨平刨光,最后用斧子组装成小方凳子。

师傅仿佛看出门道说:“我来试试。”说罢拿起木板在电锯锯,在电刨上刨,用电钻钻卯眼,翻来覆去地做了几遍,高兴地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把我教会了。”于是改口说:“李毅,你可出师了。”

李毅没有改口,还是叫师傅:“师傅,学徒三年,我有半年还不到呢。”

“李毅,你都成了师傅的老师了,你不出师,师傅再怎么教你呢?”赵木匠思忖了一会儿,又说:“李毅,我想把打做楼的绝活交给你!”

李毅吃惊地问:“师傅,你说什么?”赵木匠一字一顿地说:“我想把打做楼的绝活交给你。”

李毅不解地说:“如今种地机耕机种机收了,耱耨犁耙都闲了起来,师傅也多年不打做耱耨犁耙了,教我打做耱的绝活有什么用?”

赵木匠面有难色地说:“我不忍把绝活烂在肚里带进棺材去。艺不压人,这绝活,有用无用,学到手也没什么坏处。”

李毅好似听到师傅滚烫跳动的心,忙说:“师傅,我学,我学绝活!”

高文通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蓝瑛

□宛烟

蓝瑛侧躺在运河边的大木台上和闺蜜视频,另一个木台上躺着她闭目小憩的孙媳妇,重孙子军军和重孙女敏敏趴在她俩中间的石板路上捏着长长的吸管共喝一枚椰子汁,大家各得其乐,互不相扰。

“我早说嘛了,告诉你受累越多的人到最后越不落后,你听吗?我这前车之鉴对你来说就是个没味的屁,该学的跟头你一点儿也躲不过去呢。”蓝瑛恨铁不成钢地冲着视频画面中正擦眼抹泪的闺蜜大声嚷嚷着。

闺蜜好不委屈:“瑛子啊,我哪承想她们这么使得出来呀,100万啊,一分钱也没让我见着,就给我拿来一摞子这发票那发票的,她大姑还真是没白养那个学法律的小崽子。”

蓝瑛拍着大腿笑得像鸭子叫:“你行了,人家这不还费心巴拉的雇一枪呢,我那会儿不是不明不白就丢了两套房吗,不也得认肚子疼?你就看远别看近,钱是人挣来的,你儿和闺女这么有出息,将来你少享不了福。”

闺蜜使劲儿摇着扇子咬牙道:“瑛子,我不是冲着钱,我是冲着理儿!”

蓝瑛撇了撇嘴:“得了吧你,100万都归你,你就不掰扯理儿不理儿的了。你摊上的是嘛样的婆婆你不知道呀,再说了就是明白,老人到100来岁了,也得糊涂了,我让你别装样别装样,先把财权拿过来你不听啊,这会子千万别再倒后账了,一毛钱也没捞着就够倒霉的了,别再给自己添堵心了。”

闺蜜叹了口气说:“你说的都对,可

惜我今晚还得失眠,一想到我那俩大姑子姐拿着老人的钱吃香的喝辣的,我连口泔水汤子都没喝上,我就恨不能拿鞋底子抽她们那大胖脸!”

蓝瑛坐起身说:“你要真睡不着,我推荐你个电视剧追追啊,剧名我一会微信发给你,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与其醒着闹心,不如看看电视剧长长见识。”

放下手机,蓝瑛拿起水瓶子痛快喝了几口,孙媳妇歪过身子来说:“奶奶,这陈奶奶要是没有你得多舍不得,这一天的,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蓝瑛放下水瓶子,给露着后腰正使劲儿嚼椰子汁的军军抽了抽小背心:“我没你陈奶奶也舍得,你以为咱家烂事儿少啊,说道说道心里还亮堂点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孙媳妇举起右手:“奶奶,我可是全天下最懂事的孙媳妇,你烂也没烂在我这儿啊,这锅我可不肯。”

蓝瑛点了点头:“这话不假,你是没白读了那么多书,嘛事都料理得规规矩矩的,要不这么一大家子人都宾服你呢。”

孙媳妇起身从台子上下来,拿着风油精又在孩子们周围洒了一圈,然后一边左右扭着腰身一边问道:“奶奶,有件事我真是好奇,您说您当时知道被人家坑了两套房走,您怎么就能把自己解劝开的?这事搁我这儿我也没这么大肚量。”

蓝瑛摇着手里的蒲扇,沉吟了一下,她用蒲扇指着不远处闪着霓虹灯的码头说:“原来运河边上的码头可不是这样

的,那会就是木板子搭起来的,来往的货船上有时候拉着红薯干啊什么的吃食。我当时就有个十来岁吧,带着你舅爷爷,他也就五、六岁,到船上偷着吃。大人们也不是看不见,可是,都知道孩子们平常也没有嚼口,作势吓唬吓唬,也不真的追着我们打。有一回啊,我从船上往码头的木板架上一跳,正跳到一块翘起来的板子上,吡溜一下就滑到运河里了,你舅爷爷本来已经跑上河堤了,又哭着跑回来小手一直向我伸着,我是怎么被捞上来的我不记得了,可是我总忘不了你舅爷爷哭着冲我喊姐姐的样子。”

孙媳妇听着,眼圈也跟着红了。

蓝瑛接着说:“咱家原来的老宅不在现在这个村,咱家是老家旧户,在原来那个村中心有一大片院落,后来的住户们大多是填坑建房,那房屋质量和咱家没法比。有人说,这个房屋风水好,就总有人惦记着。我爷爷怕打来打去的生出官非,就举家迁到了村南头。后来的事你就都知道了,咱家先是划归了这个村,然后又农转非,再就是拆迁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那个抢了咱家老宅的人家,到现在也没多大变化。现在看‘人欺人天不欺人’这句老话,还真是特别有道理。”

敏敏喝光了椰子汁,扑到蓝瑛这边来在小背包里翻找着,拿出一袋字母饼干冲着军军说:“哥哥,咱再吃点小饼干啊?”

军军摸着圆滚滚的小肚皮摇了摇头:“怪撑得慌了,我可吃不了。”

敏敏立马放下手里的饼干说:“那我也怪撑得慌了,我也吃不了。”

蓝瑛对孙媳妇说:“你快带着他俩跟着健走队走一圈去吧,喝这一大肚子椰子汁,走走就都尿出来了。”

孙媳妇应了,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连跑带走地跟着一路喧嚷的健走队转圈去了。

蓝瑛从木台子上站起身,摇着蒲扇慢慢走到运河边,晚风送来一缕带着河泥和花草味道的清凉,河道里游船载着游人来往穿梭,她于这绚丽繁华中仿佛又看到了六十年前那个穿着小花布袄、扎着两个小辫的小女孩,那土夯的堤坝,那时涨时落的河水,那日夜奔忙却却始终挣扎在饥、寒边缘的亲人们,还有她的爷爷教她背诵着“孔怀兄弟,同气连枝。节义廉退,颠沛匪亏。”一个甲子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她经历的事情不少,回首往事,她最大的慰藉就是,自己能一直秉承着老理儿,这些老理儿让她能体谅别人,也能解劝自己,这就行了,万事只要能过去自己心里这个坎儿,那就不叫事儿了。

变幻着的霓虹灯在对岸坡道上反复映射着两句诗:“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河对面的烧烤店门前人头攒动好不热闹,酒吧门前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又唱又跳地开着露天Party,多好的日子啊,这是她小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她可要好好珍惜,好好享受呢。

宛烟

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沧州晚报》《河北法制报》等。